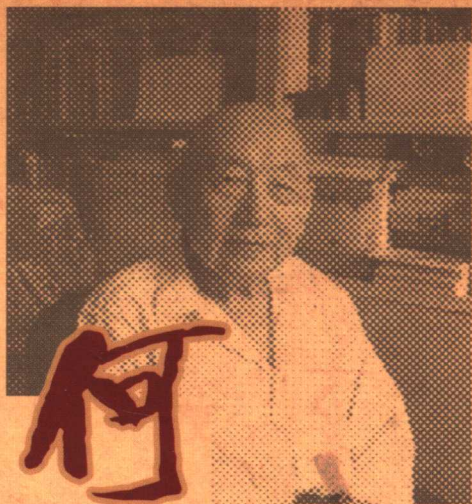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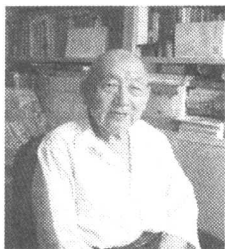
何
兆
武

文
集

书前与书后

- 中国思想发展史
-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 历史与历史学
- 书前与书后
- 帕斯卡尔思想录

……
何兆武 著



何兆武文集

书前与书后

何兆武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前与书后/何兆武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 - 7 - 216 - 05141 - 5

- I. 书…
- II. 何…
- III. 历史哲学—文集
- IV. K0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1387 号

书前与书后

何兆武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203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2
插页:3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数:1 - 5 000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141 - 5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书简介

本书所收录的一面是作者几十年来在翻译介绍史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如康德、卢梭、孔多塞、梅尼克等人著作时所作的篇篇译序;另一面是作者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理学,宋学,王国维的哲学和梁启超的史学的研究文章;同时也将作者对师友的片断杂忆以及对历史学的点滴思考纳入并蓄。

书中各篇虽是作者学术著作译作之外的点点珠玉,但却能更好地映现作者在史学哲学领域的学术思维和孜孜追求。

北京硕良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策划

责任编辑:吴超 王莉

版式设计:李勇强

封面设计:大臆设计工作室



何兆武先生在家中(2004 年秋攝)

·文集序言·

少年青年时期本应是一个人求学的黄金年代，却由于正值连年战乱烽火连天，生活颠沛流离极端困苦，所以未能为自己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49年以后又值种种运动连年不断，难得有时间和条件安定下来认真从事任何专项的学习与专研。及至晚年才开始多少摸索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但又冯唐易老，已经无力要妄想攀登什么低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见解且又每多与世相违（如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评价），故尔往往只能是勉为其难聊以自慰而已。日前承湖北人民出版社不弃，有意选几本旧作再版，滥竽盛世学术之林聊为点缀。我于感激之余，仅缀数语于卷首作为序言。倘蒙读者不吝教正，拜嘉无极。

作者谨记

07年暮春 北京清华园

目 录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序朱高正《康德四讲》	1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译序	6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译序	20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译序	23
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译序	28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译序	31
《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译序	41
盖伦和他的《科技时代的心灵》	43
《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	46
《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跋	56
从宋初三先生看理学的经院哲学实质	61
略论宋学分野的来源及其历史背景	74
论王国维的哲学思想	81
略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107
历史坐标的定位	113
也谈“清华学派”	118
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	124
回忆吴雨僧师片断	131
释“国民”和“国民阶级”——兼忆侯外庐先生	138

怀念王浩	144
冯佐哲《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序	146
笔谈四则	148
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	157
《读书》通讯五则	160
从一本书联想到的	165
“中学”与“西学”——从李陵说起	169
原子、历史、伦理——读《费米传》书后	174
重提一个老问题	181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①

——序朱高正《康德四讲》

本书作者台湾朱高正先生在国内主要是以社会活动家知名,似乎作为学者的朱先生反而多少被他社会活动家的盛名所掩。这里的《康德四讲》一书是他去岁在北京大学一系列的讲演,最近汇为一集,即将由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读者于此不但能更全面地看到作者本人的学术与思想,同时也会更深一步地了解到哲学家康德的哲学全貌。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就我所知,中国学术界接触到康德哲学迄今为止恰好整整一个世纪。最早是20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学说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论述“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学说的。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正在日夕浸沉于康德的著作之中,他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收入在他早期的《静安文集》中。他是中国最早正式攻研并绍述康德哲学的人。但后来王先生转治文学、史学而放弃了哲学研究。随后西方思想学说大举被介绍给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已开始讲授康德哲学。可惜的是,康德的大著《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迄无一部真正可读的中译本。这部书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已先后有胡仁源和蓝公武两种译本,但读起来有如天书,简直不知所云,中译文比原文还要晦涩难读,大概没有人是从头到尾读完了的。一般讲哲学史或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如浦薛凤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自然免不了有论康德的专章,但中国人用中文写的讲康德哲学的专著,在20世纪上半叶仅有郑昕(秉璧)先生的《康德学述》一部,内容大致即是他在课堂上的讲稿。任何读哲学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讲哲学是绕不过康德这一关的,无论你同意他与否,你必须得过这一关。否则的话,就不免闹出例如把智性认同于理性,把智性认识认同于理性认识之类的错误的笑柄。

及至40年代早期我这一辈人作学生时,读康德的入门书照例是《纯粹理性批判》,读的还是Meiklejohn或Max Mueller的英译本,另外也参看A. K. Smith的《纯粹理性

^① 朱高正:《康德四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批判释义》一书作为导读。有时候读得有点晕头转向,就连什么是 constructive 和什么是 regulative 也搞不清楚,而且《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似乎还有那么多的经院哲学的论证风格,使人感到闷气。我曾有一次向老友王浩感叹过: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读不懂,我怕是希望读懂的了。他说,不能那么说,我们的凭藉比王国维的要好。王国维不懂近代科学,所以他无法理解康德。确实,康德本人就明确地说过,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有关自然世界的是牛顿,有关人文世界的是卢梭。读了牛顿和卢梭的书之后,确实觉得康德也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难以理解。

开始读康德也曾听人谈过康德思想的重点乃在于其实践理性批判,而不在于其纯粹理性批判。无论如何,看来似乎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要比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更好懂一些,而且还似乎更进一步地启迪了读者的认识:哲学的论断只能是纯形式的,因为惟有纯形式的才有可能是普遍有效的。当时已知牟宗三先生努力把康德引入儒学。但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无论是牟先生还是海外其他新儒家都没有可能接触到。记得仅有一次与贺麟(自昭)先生闲谈往日哲学界的故事,贺先生提到,30年代初牟先生在北大曾是贺先生班上的学生。作为40年代初的学生,我们大多都没有接触到过康德的第三批判和所谓的第四批判。

解放后至文革的大约20年间,哲学界是奉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其实是《联共党史》中的一节)为圭臬的,任何哲学都要放到这个尺度上面来加以审核: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对前人做出一个鉴定,才算是研究,而成绩也就仅限于此而已。记得我译帕斯卡(B. Pascal)的《思想录》(Pensées)一书时写了一篇序言,出版社拿给一位专家去审定,这位专家看后大为不满地说:这么一篇文章,连个唯心论、唯物论都没有说出来!似乎哲学研究者的工作并不是要研究哲学问题,而只在于为哲学家鉴定成分,做出三榜定案。五六十年代哲学界的主要工作似乎就在于为前人整理出一份排队的名单。每一家思想的归属,就这样都有了定案。然而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探讨却难以深入进行。要感谢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已对康德做了定论,所以康德幸免于被一棍子打死,虽则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似乎只有对哲学的历史研究而没有对哲学问题本身的研究。所谓哲学研究大抵是以考据笺注代替了义理探讨。差不多20年之间,有关康德的工作只有关文运(琪桐)先生译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唐钺先生重译的《道德形上学探本》以及宗白华、韦卓民合译的《判断力批判》。韦译部分号称是译自原文,其实全系由英译本转译,而且连英译本的错误也还译错了,使人不忍卒读。此书足以代表康德晚年成熟的体系,实在大有重译的必要,何况改革开放业已20年,迄无一个可读的



译本,未免令人遗憾。

1966年起,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似乎也谈不到读书,更谈不到研究,然而事实上却又不尽然。我所知道的就不止一个例子。友人李泽厚兄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就是典型的一例,文革之初泽厚兄幸免于介入矛盾,实在是难得的幸运。随后在干校偷暇完成了此书。它不但是一部我国论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表达了一个真正有思想高度的思想家的思想。很长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似乎已经没有思想家,要直到这时学人中间才有一位真正有自己思想的思想家脱颖而出,实在足以令人欣慰。毕竟中国思想界还在孕育着一派活泼泼的生机,并非是只有一片万马齐喑或万马齐鸣而已。此后,他一系列的著作——相继问世,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一个人的思想总是与自己时代的背景相制约的,无论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思想或论点,但任何人大概都无法否认他的著作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价值、影响和意义。

改革以后的20年来,有关康德的著作又有了韩水法先生《实践理性批判》的新译本,承他赐我一册,我阅后还曾向他提过一个小小的建议。此书最后结论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即“日在天上,德在心中”之语)说到人心中的道德律时,原文为“immer neuer”。关译本此处作“天天在翻新”,然而“翻新”一词在汉语中往往用于“花样翻新”,颇具贬义;韩译本作“始终新鲜不断增长”,似稍觉费辞。我意以为此处莫若径用古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简作“日新又新”,似较贴切。沈叔平兄译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也在同时问世。而此书竟为沈叔平兄一生绝笔。老学长齐良骥先生毕生专攻康德,数年前齐先生遽归道山,而他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至今未见出版,诚为憾事。另外,颇为意外的则是在文革的百学俱废的年代里,却竟然出版了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译名《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1972年),或许是因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它有过很高评价的缘故。以上译文都谈不到如某些人所要求的什么明白流畅或通俗易懂。这里面有内容问题,也有文体问题。翻译的首要条件在于忠实于原文,不仅在文字上,而且也在文风上。18世纪思想家们的文风往往冗长沉闷、拗口,而其力度恰好就存于这种拗执厚重的文风之中,学术思想著作毕竟不是儿童文学或通俗读物,而是往往要负载一长串的推论演绎。如果要求译文简单明白,那就最好不必读学术思想的著作,还是去读通俗读物或儿童文学吧。试想如果把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译得通俗流利,那还是康德、黑格尔或马克思吗?我们也不应该这样要求译文。另外,老一辈的学者冯文潜(柳漪)先生和沈有鼎(公武)先生均对康德有深湛的研究。惜乎冯先生一生从不从事著述;沈先生著述极少且未曾提及过康德,若干年来几乎不曾写过什么文章。老一辈的学人自重如此,远不是当今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其能事的弄潮儿所



能望其项背的。

文革初期,自己并未投身于运动,甘当一个“逍遥派”,整整有两年的时间蜗处家中陋室,偷偷又阅读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三小批判(即《导论》、《探本》和《考察》),自我感觉较青年时别有一番会心之乐,遂径直往下阅读了他晚年的所谓“第四批判”,感触甚深。康德晚年的思想,其兴趣的重点显然有转入人文(政治与历史)方面的趋向。当时他已年逾古稀,倘能假以时日,仍不是没有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第四批判来。不过,目前已经传世的这几篇文字,已经足以构成一幅第四批判的雏形了,是故卡西勒径直名之为“历史理性批判”。而自己却竟然是在文革的动乱之初,方始有缘读到他这几篇重要文字的。当时的感觉仿佛是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过去所读过的一些历史哲学的著作都不如他的这几篇那么地深切著明。例如卢梭曾慨叹过:要为一个国家立法是那么艰难,必须是一个天使的民族而后可。而康德则反其道而引申其义说:那并不需要有一个天使的民族,哪怕是一群魔鬼也可以,只要他们有此智慧。这一论点表现出了何等之更加高明的智慧!卢梭为天使说法,另有的哲人在为某一部分人说法,而康德则是为包括魔鬼在内的一切众生而说法。卢梭是要强迫使人自由(他们“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康德却更跃进一层,直要使魔鬼成为天使。这一思想的跳跃真可谓青出于蓝而冰寒于水。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18世纪的哲人们所喜欢称引的那种“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面貌。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康德哲学的先验性更仿佛格外无比地保证了它是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的。在这里一个读者在一种仿佛是在受到了启蒙(enlightened)的心情之下一定会深刻地体会到的歌德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却仍然是一个”(卡西勒《卢梭、康德、歌德》,普林斯顿,1963年,97页)。于是我就开始偷偷地进行翻译,当时只不过是逃于空虚、聊以自娱而已,从未梦想到过有一天居然能出版。其后宣传队进驻,我被关入牛棚,苦中作乐遂不得不告中止。三年后,尼克松访华,《参考消息》登了一条外电,说是新华书店又摆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卢梭《社会契约论》,表明中国是不会废弃人类文明的经典的。卢书原系拙译。受到这则消息的启发,干校归来后,我遂把康德的八篇论文全部重校过,加以整理,送交出版社,并径以《历史理性批判》为书名。出版社方面却认为这不是康德的原名,遂正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然而不意一拖又是十有五年,直至1990年才发行问世,诚可谓命途多舛。此后,我又译了康德早年的《对优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译名作《论优美感与崇高感》),迄今又已六年,或者不久可以问世。日前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会上得晤老学长王玖兴兄,因询及由他主编的六卷《康德文集》。据他告我前三卷进行顺利,而《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即是他的译文。这是一位毕生精力尽瘁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学者。他的工作不



但对他个人是一项深厚的回报,而且也是对我国学术界重大的贡献。以上所谈,仅限于大陆情况。关于台湾,我所知甚少,只知道研究康德者,代有其人,本书作者朱高正先生即是其一。

纯粹理性如果不经过一番自我批判,则其所得到的知识就只能是武断的形而上学;同理,实践理性、判断理性、历史理性也莫不皆然。然而在思想史上还不曾有人对历史理性进行过一番自我批判的洗炼。有之,应该说是自康德始。自然,他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有些是带根本性的(如历史认识能力的有效性),并没有解决。有些论断,也难以以为后世的读者所同意。不过这项自我批判的工作却是历史理性认识之不可或缺的一项前导(Prolegomena)。康德奠定了一个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只能是在前人已奠定的基础之上前进。如果真的是彻底砸烂了一切旧文化、旧思想,人类就只好是倒退到原始的蒙昧状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指政治上的专政,不是思想上的专政。思想上的专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理论上是说不通的。难道你有可能专得一切人都按你的想法去思想?

一切思想都只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不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确实是不大好读。我时常想,假如我们读康德能换一个顺序,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由第四而第三、第二以至于第一,或许就更容易领会康德哲学的实质。今高正先生此书重点在于评论康德的第四批判,颇有与鄙见不谋而合者,因而深感虽然隔海两岸,但心理攸同并无二致,颇有“逃空虚者,闻人足音,巩然而喜”的欣慰。高正先生全书文思精密、深入浅出,相信读者当能由此领会到一个更真实、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的康德。这应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高正先生书成之后索序于我,我遂不揣简陋,率尔操觚,仅赘数语如上。是为序。

何兆武谨记

2001年春北京清华园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译序^①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是1763年康德撰写的一篇长文，次年在哥尼斯堡^②作为单行本出版，题名为《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

通常在人们的心目中，康德是以这样一副形象呈现的：他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哲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枯涩的、刻板的纯哲学家。他一生足迹从未出过他的故乡哥尼斯堡，生活有点古怪，没有任何嗜好，终生未婚，甚至也从没有过恋爱，每天、每月、每年都过着一成不变的刻板生活，以致于邻居们都以他每天固定的散步时间来校对自己的钟表。他的哲学也是枯燥无味的，文风沉闷而冗长，《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大概除了少数专业人士以外，一般读者是很少有人通读完了的。阿·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有一篇谈旅行的散文，说到出门旅行的人行囊里每每总要带上两本书以供旅途消遣，有人在两本书之中就选有这部《纯粹理性批判》，但是直到旅行归来，实际上连第一页也没有看完^③，似乎颇有点讥讽意味。这部书有两种中文译本，即解放前胡仁源译的和解放后蓝公武译的。这两部译文，中国读者读起来简直有如天书，比康德的原文还难懂^④。而恰好这本书是大学里读康德哲学的第一本必读书。30年代初，何其芳在北大哲学系做学生时，就曾有过“康德是个没趣味的人”之叹，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读者一直因袭的看法。不但一般读者，就连哲学专业人士大抵也只读他的第一（《纯粹理性批判》）或者也还有第二（《实践理性批判》），所以得出以上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

我时常想，假如我们能从另一条途径去读康德，先读（或者哪怕是后读）他的第三

① 原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 哥尼斯堡原为东普鲁士首府，意为“王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原苏联领土，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即加里宁城。

③ 见 Aldous Huxley, *Along the Road*, Leipzig, The Albatross, 1939, p. 66.

④ 就我所知，齐良骥先生晚年重译此书。但前年良骥先生遽归道山，不知这项工作已完成否，下落如何。

批判,即代表他晚年力图打通天人之际的《判断力批判》以及所谓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再加上某些前批判时期的作品——当然,首先是这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也许还有《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以及《一个通灵者的梦》,那么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另一个更有趣味的康德,而且也会更近于康德这个人 and 这位哲学家的真实面貌。批判哲学就像是一部哲学的《神曲》,它要带着你遍游天地人三界,第一批判带你游现象世界,第二批判带你游本体世界,最后第三批判则是由哲学的碧德丽采(Beatrice)——美——把你带上了九重天。哲学虽然包括三界,但是只有“无上天”(Empyrean Paradise)才是统合三界的最后归宿。

赫德尔(Herder)是康德的学生,两人后来虽然在历史哲学问题上意见相左,并有龃龉,但赫德尔对《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书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写道:

康德整个是一个社会观察家,整个是一个完美的哲学家。……人和人性之中的伟大和美丽、两性的气质和动机、德行,以及还有民族性;——这些就是他的世界,他非常之精密地注意到了细微的阴影,非常之精密地分析了最为隐蔽的动机,并且非常之精密地勾画出了许多细微的遐想,——他整个就是人道之优美与崇高的哲学家。在这种人性哲学上,他是一位德国的沙夫斯柏里。^①

这是赫德尔对此书的总结和评价,但同时也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书中所展现的这位哲人,并不是一个枯涩无味的逻辑学家,单纯在做着概念的推导,而是对人性的丰富多采(及其不足)充满着敏锐的感觉,而又是那么地细腻入微。这一点对于了解康德的全部思想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此书虽不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其中并不乏深刻的哲学思想。康德的哲学——和那些仅只根据《纯粹理性批判》来构想康德的人们的印象相反——乃是从大量的科学知识和对人生的灵心善感之中所概括、所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个理论体系。这位宣扬“最高指令”(Kategorische Imperative)的人,并不是一个对生命的情操和感受茫然无知或无动于衷的人。把这些和他的三大批判联系起来看,我们庶几可以接触到他思想中一脉相承的线索,否则我们对他批判哲学的理解就难免是片面的。本书中已经流露出端倪的一些提法,如天人之际、道德的至高无上且又日新月异、事物的流变不居,但其中又有其普遍有效的成分等等,可供我们和后来的批判体系相参照,这样,我们对他的全部思想发展的历程庶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① Herder, *Kritische Wälder*. 载赫德尔:《全集》第4卷,柏林,1878年,第175页。





二

1790年的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奠定了近代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当代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们,有些人每好谈天人合一乃是中国思想的特征。其实这是一种无征不信、似是而非之说。因为古今中外一切哲学讲到最后,没有一家不是指向天人合一的,宇宙和人生最后终究是要打成一片的,天道、人道终究不可能不是一以贯之的。也可以说,凡不如此的,就不是哲学。问题只在于每个人各有其不同的讲法,这就成为了不同的哲学。康德毕生只写过两部美学著作,一部是他这部晚年集其理论之大成、力图打通天人之际(也就是天人合一)的那部大著;另一部则是在此前27年所写的这篇《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从这部前批判时期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考察和解释“人性”的,以及他是怎样考察和理解“美”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由两本书的比较看到他的思想的发展和演化的脉络。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全书共四节,但第一节正面论述优美与崇高的性质的那部分仅有如蜻蜓点水,只不过浅尝辄止,并没有着意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发挥,也没有多少哲学的推理可言。它只是一个楔子,重点则在后面的三节,但大抵都是作为经验的描述和归纳。第二节是谈这两种美感在人性中的一般表现及其特征的。第三节是论两性之美的不同,第四节是论不同的民族性。越是到后面的部分,越是没有谈什么纯哲学的地方,他倒反而好像是越发兴致勃勃地乐此不疲,各种事例随手拈来都妙趣横生,例如他谈到女性之美,谈到西班牙人那种堂吉珂德式的斗牛精神,等等。本来,一个哲学家并不必一定要站在学院的讲坛之上,道貌岸然地宣然自己的高头讲章。道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讲道的方式也应该是无所不可的;正所谓“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①。古希腊哲学的画廊学派或逍遥学派,大都是在漫步谈笑中间自然而然地、毫无修饰地表达和交流思想的。这使人能够更亲切地流露出自己的思想和风格。很多人之受到师友的思想启发,很多并非是通过他们讲什么大课,而更多地是从他们漫不经心海阔天空的闲谈之中得来的,而且所谈的甚至大多是与其专业仿佛无关却又有关的问题。

美之所以成其为美,关键就在于它是“无所为而为”(disinterestedness,这是朱光潜先生的译语,亦即与利害无关,或不考虑其实际的价值)。朱先生在他许多美学著作中曾

^① 《史记·滑稽列传》。